

# 新校重訂遼文小集

陳祚龍

## 前言

由於個人嘗對遼代文化的流變情況，也倒有一點兒加以探討鑽研的興趣，所以每當閱讀一些有關的書刊，如有所得，輒行記錄，俾免遺忘。未想到，這樣的記錄——多半自然皆為零簡散策——

至今竟經我累積了那麼一大堆。效者為使八表同好闡明與宣演上述的情況之際，皆可獲到些許遺詞立論的「新」佐證起見，是故我才不揣樸味，趁此寒假期中，自己既定杜門讀書「消閑」以代外出遊山玩水的「機緣」，謹將其中某些屬於石刻漢文碑銘篇章的記錄，摘要合予理董、排比而把筆成此小集。尚祈四海方家，不吝惠錫指正。

## 一、趙德鈞妻种氏合祔墓誌銘

就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出版的考古（月刊），「一九六二年」，第五期，頁二四六（二五三）之中，載有「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蘇天鈞（執筆者）的「北京南郊遼趙德鈞墓」之「報導」（自後簡稱「北文」）。其開端即說：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北京南郊養鴨廠

發現了一座磚墓。文化局文物調查研究組派員前往調查時，了解到一九五六年曾於此墓南十米處發現過一方遼代墓誌，為「遼故盧龍軍節度使太『龍按：太，原本作大』師中書令北平王贈齊王天水趙公夫人故魏國夫人贈秦國夫人种氏合祔墓誌銘」。根據這一線索，我們認為這座墓葬很重要，因此當時暫將暴露部份封埋保護。自一九六〇年八月開始，在這裏進行了三個月的的工作，才發掘完畢。

「這座遼墓位於南郊西馬場洋橋村養鴨廠內，該村在永定門外海慧寺西一公里處，村北靠近涼水河南岸。這裏可能是處在遼代南京城外東南方〔龍按：原註曰：據王壁文：「鳳凰咀土城」，「文物」一九五八年八期；奉寬：「燕京故城考」，「燕京學報」五期等文章所說的方位以及現代的遼金古城遺址推測出來的。〕」

其後，「北文」且附出：  
「墓誌一方，是一九五六年發現的，出土於此墓南約一〇米處。誌石正方形，每邊長九六、五厘米。由於石料較壞，誌文略有風化

，但大部份字迹保存完整。誌文共三十四行，行字不等〔龍按：原註曰：（參看）圖一〇（墓誌拓本）。龍又按：比「拓本」實係已經「縮印」之影照〕。』  
接着，「北文」且將這種「墓誌銘」的「釋文」，悉予刊佈。

現在我且據其刊本與「縮印」之「拓本」影照，合行比究校錄如次。由於「北文」的有關刊本並未表明此「墓誌銘」文每行，究以何字終行，故今我即於其原文每行之終行字下，補加「一」號，特此說明。

遼故盧龍軍節度使太師中書令北平王贈齊王天水趙公夫人故魏國夫人贈秦國夫人种氏合祔墓誌銘并序」。

門吏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劉京撰  
夫人姓种氏其先河南人也袞龍補職仲山建緒於周詩金蛇上言伯暉馳名於漢室輝華簡冊雜沓英「蒙」本大所以枝繁源清於是流潔 曾祖諱敏字繼儒不仕平居樂道遵養怡神王湛置易以何言「姜」圖形而不顧 大父諱觀仙字道昇唐衛州刺史司徒諱然素履穆乃清風拔羣抑其強宗去「珠」遠於

舊浦 烈考諱居爽字遜明滄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左領衛大將軍同正德州刺史太保拊「諱誓志投傳成身仆表伸威善稟將軍之令褰帷布政克揚太守之風聞乃高門資乎積慶」

夫人即 太保之長女也初從雄威嚴醫藥奇效蔡嘗喜對南風辛毗問以備嗣芳儀內備淑問外「齊王方負壯圖志求嘉偶執費而言觀超乘管籥而爰奉結縵中饋是司雅得家人之道外言匪入顯遵「姆母之規洎 齊附翼皇唐策勳清廟才建牙於滄海旋推轂於燕山共瞻書行威推內助由河「南郡夫人封鄭國夫人時 齊王身居藩「手秉樞衡千里封疆四海瞻望桴鼓不鳴於砥路穿墉「息訟於棠陰既詠鵲巢實稽鳳兆進封燕國夫人從夫「也

良人奄逝失道俄歎於李陵令嗣克「興託足竟期於唐顯 夫人從子是念貽「但訴於天「詢禮豈聞於夜哭長子樞密使「中京留守成德軍節度使太師守侍中兼政事令大丞相燕王延壽「歸「志在霸秦」

大遼嗣聖皇帝執手相歡「以「之榮遂波及親之寵 詔封魏「國太夫人由子貴也 夫人「子之「奉表豈憐財產憲英誠子克保家門及「

太丞相「賞措蹤旋旋封篋 夫人追思「割慈憐難忘永歎矧當喜齒復結沉哀「十載之間五喪相繼積「之「留「大漸於應曆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薨「于燕京隗臺坊之私第享年七十有「

今皇帝聖情傷悼「於重泉俾追榮於大國特贈秦國夫人旌懿範也即以來年四月十九

日祔於燕京「北縣「鄉勳賢里 齊王之盛禮也有子三人次曰延密河陽軍節度使起復雲「鷹將軍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太尉資宗許國真訓承家侍疾憂深居喪哀毀念寒泉而增慟痛幽隨以長「肩次曰延希左監門衛將軍司徒早卒苗而不秀徒與子雲之悲逝者如斯共結宣尼之歎有女適歸德「軍節度使太師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劉敏封天水郡君先 夫人而終陳平美饒終調金鉉劉氏令範「空餘玉臺有孫四人長曰匡贊河中護國軍節度使太尉次曰匡符金吾衛將軍司徒次曰慈氏留曾孫「福孫哥皆婢庭聞禮鳳穴得毛或開玉帳於選方或執金吾而早世中推友愛足大門閭 夫人玉性「含貞蘭儀擢秀為女以賢著為婦以孝聞至於衽席輔佐之勤閨門訓誨之道二南美化本於小君五原「善政資于令教備推邦媛成號母師而覆燭難尋藏舟不固爰用西階之禮徒追北堂之容京門吏「也孝子太尉慮派芳猷俾揚實錄嗚呼陶侃宅內既觀客吊之言劉璣墓中共表妻尊之美詞曰「

夫尊而重 子貴之榮 典章寬在 湯沐攸膺 猗歟「 生有餘美 壹德 夫人 瓊集芳聲 家風肅清 賢明 殒有餘訓 附葬「 追崇大國 鄭鄉邵樹 桑水燕城 母儀 先登 永播斯銘 河陽軍「 婦道 鄭鄉邵樹 永播斯銘 河陽軍「

「龍按：此「墓誌銘」之全「文」，連題合計實有三十四行，滿行則為四十字。正書。再者，該「文」中所謂仲氏卒時「享年七十有」之缺字，謹據其「拓本」現存之字

迹核審，我頗疑其原來殆係「五」字之殘存。

二、王悅墓誌銘

就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四日」出版的考古（月刊），「一九六二年」，第九期，頁四七九、四八三之中，載有「遼寧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李文信、朱貴、李慶發（執筆者）的「遼寧喀左縣遼王悅墓」之「報導」（自後簡稱「王墓」）。其開端即說：

「墓地屬坤都營子公社錢杖子村，在喀左縣城（大城子鎮）西十五公里。地勢是一個東西狹長的山谷，周圍山嶺相連，西北即拔海七〇〇米的雙尖山，山北有從凌源來的大凌河向東流過。錢杖子村東南距坤都營子五公里，東距排頭杖子村約一·五公里，西距小房身村一公里許。墓在錢杖子村西北一公里許的雙尖山南麓下。

「一九五八年春發現該墓，至同年九月在墓門內發現墓誌銘一盒，當即取出，一九五九年將墓誌運縣保存。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遼寧省博物館韓寶興、李慶發會同該縣文教局劉新民同志，前往進行了發掘。」

其後，「王墓」特別地談到：

「墓內隨葬品：最重要的是墓誌銘一盒，誌蓋原平置於誌石上。現分述於下：

：墓誌銘——據原發現人說，墓誌是平放在墓門內磚地上的。石質為砂岩，誌蓋為盞頂式，上面刻楷書「故太原郡王墓誌銘」兩行八

字「龍按：原註曰：（參看）圖四：墓誌蓋。唯此圖小得無非只能顯出原蓋形狀之大略，其上根本無法窺見原「刻」之「兩行八字」。蓋誌通高六七、寬六二，誌石厚一八厘米。蓋四斜面線刻十二生肖，上是子鼠，下是午馬，每面三人，均着長服，拱手捧笏。四角各刻牡丹一朵。誌文四側有線刻的簡單迴紋帶，中刻楷書誌文三十三行，計一〇〇四字。」

接着，「王墓」即將這種「墓誌銘」的全「文」加以「抄附」，但未附出原石的照片。現在我謹據此「抄附」的字句，悉予輯校如後。

前寧遠軍節度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太原公墓誌銘并序

講法華上生經文章賜紫沙門志詮 撰

殷王子比干爲紂所害子孫以王者之後因而稱氏或忠良霸漢或驍勇與唐白馬到庭傳陰德於蓋古紫毫染翰彰奇異以備今 曾祖諱 北平王英出萬人位榮一字器大倚天劍柱壯不周山運合 昌時門鍾閭氣 祖諱 明殿左相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司空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使持節定州諸軍事行定州刺史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出征入輔諱武經文愛靜愛清美矣盛矣 父諱廷阮字牛衛大將軍檢校司空天產人杰世挺國禎女女兵謀深沉獨曉公諱悅即大將軍之次子也箕裘襲慶鐘鼎聯華潛躅 父風是隋天陰立年方近就日將期 敕充遼興軍節度衙內都指揮使欲趨 禁掖預佐藩垣既負幹勳遂隆 渥澤入爲嚴勝龍衛兵馬都部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

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傳承 朝獎效報帝恩解圍射

之臣功疑接武飛騎控弦之士藝悅連鑣出爲飛狐招安副使銜效 綸命鎮彼塞垣不超烽烟屢更星歲迴能轉加選用又爲 燕京西南面巡檢使阿私不入奸靈施除白刃離孤神憚鬼懼復充 行宮市場巡檢使泊於守職驚若修墻損貧奉富之僭都然屏迹進授

長寧軍節度副使佈貳車之新政且利於民參六條之舊章不犯非禮罷任南征爲諸宮院兵馬副都部署共驅虎旅同助 聖謀遣寇庭百戰之師畏曉將六鈞之

藝自南征北舊馬迴戈復授寧遠軍節度副使一種銜恩獨能戮力黔首抑之如父母獄訟賴以若神明復受 命爲上京兵馬都部署遂押軍戎又當征役方臨

桑水忽起薤音以統和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薨於本宅享年五十有三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利州西三十里尖山南焉禮也 公娶室天水郡趙氏保靜軍節度使太保匡堯之長女蘭芳蕙茂儀靜體閑將貞順以成風擬河洲而叶詠有三子孟曰瑩廂都指揮使次男煥次男福哥皆千里驥子九包鳳雛明敏天生琢磨

人實有二女長適金州防禦使國內諸處置使張近武之次男日行爲妻次女姐哥玉肌珠脛蟻首蛾眉以禮自持其儀不忒稱公兄 守平州望都縣令未侵暮景遽奄下泉次遼興軍節度山河使早亡次弟式涿州刺史檢校司徒次夫守秘書省校書郎早亡次弟制西頭供奉官次小溝兒 綸綽受命幹潔立身俱揚鸞鷲之音共守鵲鳴之義 公忠信有厚溫和无玷礪臣節奉於

兩朝霽 皇澤近於三紀既明且哲許 國忘家日浙人衰衰年未逼星沉魚笱急景難留嗟無非於鳩金痛長埋於虹玉嗣子情哀陟怙志切爲陵銘誌未修

函題見託乃援其筆爲勒詞云  
昌期偶運 哲人佐時 乾白妙略 岳湛奇姿 藝  
精弧矢 德厚謙慈 朝獎有位 公清無私 福窮  
於彼 命謝於茲 牛眠卜宅 鶴吊傷思 聲名不  
朽 魂魄何之 嗚呼哀哉 存歿如斯

「龍按：我除已將「抄附」原作之「簡化」及其誤印字，儘量勉力加以改、正外，且將其中之「爲上京兵馬都部署」，補成「爲上京兵馬都部署」，而使其全「文」，合「計」實有「一〇〇四字」。至於每行原本有字若干及其確以何字終行，只因「抄附」並未說明，是故我亦無法憑空推斷。」

三、韓相墓誌銘

就在「北京」考古「編輯部」編輯的考古（雙月刊），「一九七三年九月」，第五期，頁二七六、二七八之中，載有「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唐雲明（執筆者）的「河北遷安上蘆村遼韓相墓」之「報導」（自後簡稱「唐報」）。其開端即說：

「上蘆村是遷安縣西南約二十五公里的一個山村，屬沙河驛區。這裡的地勢北高南低，村西北一帶崗坡鄰毗，……在群崗之中有一個最大的名叫娘娘崗，韓相墓就座落在這個崗南坡下的一條狹長的梯田上。前臨皇姑峪，距村東南約〇·二五公里。」

「這座墓是一九六四年春：發現的。縣文教局於同年三月派人做過調查，並將出土遺物帶回縣文化館保存。以後，於五月份又由河北

省文物工作隊進行了調查。茲將調查結果報導如下。

其後，「唐報」且特別地談到：

「石墓誌 一件。無蓋。長方形，長四一、寬四三厘米。誌文楷書，二十一行，五六六個字。龍按：原註曰：（參見）圖二：墓誌拓本（其與原石的比例）約（爲）1/4。是遼興軍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韓相的墓誌銘。」

由於「唐報」並沒有這種墓誌銘的「釋文」，是故我才謹據上述的「圖二」——「墓誌拓本」之縮印影照所有內容文字，悉予校錄如次。同時，爲便識別原以何字終行，我且於每行銘文的末字之下，加一「」號，特此說明。

故遼興軍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

韓府君墓誌銘

進士趙用撰

若夫代生賢相世出名王建帶河礪嶽之功居列鼎累茵之貴者寔 我府君」之宗祖焉 府君姓韓氏諱相字世拱大燕國人也 曾祖諱知古守左僕射兼「政事令生符申嶽出應蕭星一時崇調鼎之資千載盛銘鐘之績 祖諱匡胤」鎮安軍節度使判戶部院事贈太傅材兼文武氣貫風雲入則爲王爪牙出則「作民父母 列考諱琬字象先皇遼興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擎天巨嶽」架海靈壑分茅擁熊軾車旗續胤誕鳳雛虎子 府君則 太師之第二子」也累有戰効於國方遂爲裘俄然遭疾以開泰二年七月十八日終於永安軍之」私第享年四十有一是歲以卜葬未通權窆於宅至開泰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歸於遼城西安喜」縣砂溝鄉福昌里近 太師玄堂禮也 關陵夫人

蕭氏則 府君之母以追念成疾 府君未」葬而薨

府君先娶彭城劉氏無子早亡今合柩焉復娶關陵蕭氏疾以奉藥死乃」侍喪莫諳偕老之期翻抱艱良之苦有子二人長曰奴子次曰大狗幼有女二人幼在」室俱增悵戀並灑」沉瀾辨琴性無所誇張間禮辭莫能伸吐」

府君風神疎朗體貌瑰奇修身抱元亨利貞翼世懷忠肅恭懿多才多」藝有勇有仁宜乎紹彼門風成效堂構奈何降年不永景福旋移寒松」虛老於巨材白玉不成於大器嗚呼積善之文何虛之者歎」

季弟入內右承 制悲纏閔水痛軫在原面同氣以無由對諸孤而寧忍爰」尋吉地特創玄宮俾刊貞珉用傳永世用辭承見託鄉忝不孤罔暇退辭謹爲銘曰」選高崗分闢文宮 痛厚地分埋英雄 色慘白楊迷苦霧」

聲哀青檜颯悲風 塵飛劫盡此石固 輝華令德永無窮」

#### 四、王澤妻李氏墓誌并銘

就在「北京」考古」編輯部」編輯的考古（雙月刊），「一九七二年五月」，第三期，頁三五、四〇之中，載有「北京市文物管理處」的「近年來北京發現的幾座遼墓」之「報導」（自後簡稱「近報」）。其開端即說：

「最近幾年來，在北京的豐台區、西城區、宣武區等地，相繼發現了遼代的墓葬，所出土的文物，對研究遼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北京的歷史，都提供了一些實物資料。」

其後，「近報」乃行分述：

「一、一九七〇年三月，北京豐台區豐台鎮橋南，在施工過程中，發現一座遼代重熙廿二年（公元一〇五三年）的墓葬，在當地群眾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下，進行了清理。1墓室結構：2出土器物：(5)石墓誌：2付。蓋皆爲覆斗式。一蓋正中刻「故隴西郡夫人墓誌」楷書八字，每邊長六三厘米，四面斜坡每面有折枝牡丹花朵。誌文刻楷書二十四行，計七三八字。一蓋正中刻「王公墓誌」篆書四字。四周刻有纏枝花紋，四面斜坡每面刻有持笏的文吏十二生肖像，四角刻牡丹花朵，每面長七三厘米。誌文楷書四十七行，計二一五一字。按：此墓爲：王澤夫婦合葬墓。……二、……一九七〇年三月，西城區阜城門外發現一座保靜軍節度使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中丞董庠及其妻張氏的合葬墓，但因該墓坍塌嚴重，未作清理，只在施工過程中發現了「清河縣君墓誌銘」（董庠妻），及董庠的「滅罪真言」刻石各一塊（龍按：原註曰：（參看）圖四：董庠墓出土的「滅罪真言」（約1/4）」。末了，「近報」且將「故隴西郡夫人李氏墓誌」、「王公墓誌」、「清河縣君墓誌銘」的「釋文」，分別作爲「附錄」之（一）、（二）、（三），悉予刊佈，但並未刊出其原有石刻之照片。同時，對於「清河縣君墓誌銘」，「近報」實未作其他的有關說明。

現在我且謹將這種「附錄」所有的三份「釋

文」，分別加以輯校與排比如後。

故隴西郡夫人李氏墓誌 并銘

夫太中大夫行給事中知涿州軍事兼管內巡檢  
安撫勸農等使上柱國開國侯賜紫金魚袋  
王澤撰

夫人姓李氏其先隴西人也故燕京留守家令使左奉宸

諱鑿之女也祖之門閥世德則家令府君家之志文

矣夫人辯慧之能實唯宿種禮訓之事驗若生知芳香愈請

于蘭儀豐豐司于適移出嬪慶閱昭然柔明

實于一門雍睦洽于九族厚夫婦之和無返掌陸步之閑

顏奉舅姑之孝雖煩暑凜寒之極略無怠色泊于

登賢版彩仕縷生貴人茂華族蓋夫人內助之所致也屬

重熙五祀 翠華臨幸于雄燕

今主上授子帶車之資掌都宣之職特封隴西郡君從

夫廕也賜以冠帔旌婦禮也夫人慈愛宜純植性

習之願近于 佛乘淨信三歸堅全五戒清且每動于焚

祝常時唯切于誦延景祐 轄促御童

籛無征綵羽翻空遽析于飛之鳳菱花委照旋悲孤舞之

戀重熙十二年夏六月一日薨于燕京永平坊

之私第春秋五十有三嗚呼予既龍鐘乎令善爾胡不其

所悲者夫榮兩省年華不得借其老所痛者子有

雙珠孝敬不得盡其養永訣如賓之敬難尋何恃之恩自

爾將俟吉期權封平隧端靈龜而爰卜歲月告通仰青鳥

以載占原入相以重熙十四年歲次乙酉十月癸丑朔

十二日甲子葬于燕京宛平縣太平鄉萬合里附先塋之

壬穴禮也有子二人并登進士科長日記前知延慶宮提

轄次日綱樞密學士行中書舍人兼都承旨例以耆甲

辰望先偉器適翻逸翰兄則始漸于鴻磐宏鼓怒馨弟

則峻墮于龍木并懸傷望遠圖有女三人長法微出

家受戒講傳經律次適三班判官鄭澹次崇齋亦出

家誦全部蓮經習講經律孫男宜孫順孫麟哥孫女遇

哥眷哥詔哥都哥皆承令胤當大吾門今則總幃雲佈

葛靈具陳黃壤無聞恨永藏于餘態白珉至確庶不混

于微音謹為銘曰

啓吉壤兮卜青鳥 訴昊天兮叩諸孤 微音寂兮翠

幄 貞魄瘞兮黃墟 舉族慟兮號慕 行路咽兮

悲吁 周身兮棺槨 備物兮塗菽 風蕭蕭兮烟

靡靡 霜沾籜兮冰生水 香魂何處附先塋 太

平鄉兮萬合里

龍按：此據「近報」之「附錄」(一)所有者

輯校。我雖已將原作之「簡化」及其誤印字

，儘量勉力加以改正，但對於其題中所作

之「毒」則仍只能用「」相代換。同時，

「近報」所謂該「誌文」合「計七三八字」，

若此數字無訛，則「附錄」(一)所印出者，殆

有脫漏。至於每行原有字若干及其確以何

字終行，只因「附錄」(一)並未說明，是故我

亦無法憑空推斷。」

五、蕭繼遠妻耶律氏墓誌銘

就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四日」出版的考古

(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八期，頁四二九

四三五、四〇三之中，載有鄭紹宗的「契丹秦

晉國大長公主墓誌銘」(自後簡稱「契銘一」)。

其開端即說：

「契丹秦晉國大長公主墓，位於河北平泉縣

蒙和烏蘇鄉八王溝西山坡上，四周群山環抱

。前面有南北行的溝谿，順溝谿東北行可達

八王溝村，出八王溝經黃土梁子可東去凌源

。北經黑城子(遼代舊城址)、八里罕甸子

可達遼中京。

據調查，這座墓早經盜掘，……又據當

地老鄉說：在清咸豐年間又曾掘開過一次。以

後，在一九四九年又被掘開，當時發現：墓

室：裏面放着墓誌銘：等。

根據調查，這座墓的結構大體和遼陵近似

，特別是接近於遼上京慶州城西五十公里之聖

宗陵——永慶陵。：在前室進口處現放墓誌銘

一盒，但已非原位。」

其後，「契銘」特別地談到：

「前室內出墓誌銘一盒，石誌長、寬一·九米

，石誌蓋早被盜出。誌文原石大體完整，計

四十行，一六〇八字，每行字數多不一。

多者七十五字，少則二十字。」

接着，「契銘」即將這種「墓誌銘」的全「文」

加以逐「錄」，但未附出原石的照片。現在我謹

據此逐「錄」的字句，悉予輯校如後。

大契丹國故雍肅恭壽仁懿秦晉國大長公主墓誌銘并序

天雄軍節度魏州管内觀察處置使特進檢校太

師行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修國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行魏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弘農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肆百戶楊估撰

天命國姓曰耶律氏太祖聖元皇帝開階階遠肇基土

迹太宗孝武皇帝應天順人奄有區夏對越上帝啓

揚嗣景宗成皇帝接四聖以承桃承天皇太后冠十

臣而輔政家邦輯睦本枝蕃衍故秦晉國大長公主

即長女也德嗣燦燦望叶漢元稟惠性以含章蘊柔嘉而

迪晉授垂銅縷居帝子之尊拜總玉珞得王姬之體乾  
 「亨」曰歲始封齊國公主以故北宰相上京留守檢  
 校太師兼中書令蘭陵郡王贈宋王諱繼遠咸開傳慶  
 王門象賢磊「落負天人之才縱橫筆棟榦之具隱乃  
 英青詔為好迷拜駙馬都尉鳴鳳成占乘龍作儷貴以  
 順禮長而體仁密慎蘭言出不「逾於閭泉潔修藝饋  
 采必自於潤濱內則率從我良遠奪悼孤桐之半死誓  
 中柏之靡它克正母儀遂專家事庭闈之訓肄慈「誨  
 於義方篋篋之儀端勳誠於薦獻聖宗大孝宣皇帝同  
 母弟也神功昭於後武孝治在於先親式重吾宗虔遵  
 漢「制統和壬子歲改封楚國長公主開泰改元曲臺  
 定禮冊為晉國長公主車御金根榜分綉篆茂昭厚義  
 并易大邦戊午歲封「吳越國長公主太平辛酉歲進  
 冊為趙魏國長公主今仁孝皇帝誕膺駿命肇慶慶基  
 以公室之元姑實「先皇之伯姊用敦廣愛爰本舊章  
 重熙元年特加大字戊寅歲冊為秦晉國大長公主國  
 號既殫等咸且極瓊越彝典寵錫美「名壬午歲加恭  
 壽仁懿四字其年冬十一月薦兩宮之徽冊尊萬宇之  
 溥恩復備禮冊命加雍肅二字大長公「主承非常之  
 恩禮享不世之名稱命數崇而心愈卑邑封廣而志彌儉  
 雍容甲觀宗奉地宮寬符省方則志勅而陪陴蒸嘗薦  
 「廟則精意以佐禋乙酉歲秋七月爰止中京就安北  
 第高堂緝御美疹在育馳驛以聞詔赴行闕王人日臻  
 而問膳太醫時系「而視藥至止之夕皇太后親躬勞  
 問震疊錫饋帝后端憂形於色妃主更侍服其勞諸孫  
 在旁惻惻懇禱焚「香祝無邊佛設供飯無遮僧彌留  
 罔瘳奄先朝露其年冬十一月十七日薨於龍化州西  
 南坐冬之行帳享年七十有六「三聖臨喪咸容有慟  
 百官致奠降服必趨諸孫泊第二孫女毀瘠哀殆逾

喪妣乃詔宗子中書令宋王宗政等監護神柩諸「公  
 主等供侍靈帳其月二十日發引明年十二月十五日  
 權窆於馬孟山先生塋垣之丘堂仍詔保靜軍節度使  
 王英「秀充祭葬使六宅使高桂預焉特遣樞密使兼  
 侍中南陽韓公紹雍夙夜襄事一以如儀即以其年二  
 月壬子朔二十一日壬「申啓先王之塋合祔焉禮也  
 子一人紹宗遠興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侍中駙馬都尉  
 吳王贈中書令魏王尚秦國長公主「星列三階煥祥  
 光於拱極山摧一柱失壯勢於擎天先大長公主而薨  
 女一人長適秦晉國王追諡孝榮皇太弟隆慶「冊為秦  
 國妃次適故齊國王隆裕冊為齊國妃吹笙洛濱始和  
 晉於絳鳳弄珠漢曲歛散彩於荆雞亦并先大長公主  
 「而薨孫三人長曰永崇宗官漢兒勃海都部署彰武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娶故宋王次子于骨迪列桑格麥  
 女耶律氏次曰「寧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  
 次曰安房州觀察使檢校兵部尚書龍駒鳳雛出而為瑞  
 孫女三人長歸于「我仁孝皇帝為妃先大長公主而  
 薨次亦早逝珠薤玉夏秀而易折曾孫二人長曰蒲打  
 次尚幼曾孫女一人并幼「大長公主淪精天漢毓德  
 皇闈挺規範於內朝諱風徽於外戚衿纓表敬儼櫛縱  
 以飭躬象服有章佩珩璜而節步居「圖史一行遵典  
 倫遠驪修於貴高施寬仁於僕庶端秉懿節勤恭於王  
 家薰修勝因迴向於佛道義烈功行豈勝言哉夫如是  
 「純嘏」於百祥享考終於五福芸芸物性靜本於歸  
 根再冉人生徒嗟於闕世嗚呼哀哉曾孫永泣血聞天請  
 事刊石俾克永「嗣」家聲靈麻含情罔既存於湘  
 渚神闈遺恨名不泯於平原謹為銘曰「  
 大帝淪精皇闈誕生天與淑哲日躋聰明瀚濯其服垂  
 衿纓兮其一」

發微備社隆嬪戚里秀映闈房芳流沼沚湯沐其封佩  
 金璽兮其二」  
 綉題有章粉田易疆賦廣逾儉謙尊益光趙魏秦晉亢  
 大邦兮其三」  
 綉儀載考寶函流耀赤屬在御朱駢右導雍肅恭壽錫  
 美號兮其四」  
 教興貞信詠叶禮華綏合公族恭承帝家時福茲殖萃  
 百嘉兮其五」  
 總以玉舜友之瑤瑟之蘭其言金玉其質天和厥愆生  
 六疾兮其六」  
 勿藥「安」敷攸拘舟遁宵壑露晞朝「蕭笳咽恨列  
 塗甸兮其七」  
 「畢陳榆衣已穉雜唱增凄「龜筮叶吉柑  
 泉隄兮其八」  
 「兮皇親哀佳城鬱兮「魂悠悠兮夜臺其  
 九」  
 「樹森兮雙表植浩劫春兮「名赫赫兮幽石其  
 十」

六、王澤臺誌銘

故秦陵軍節度懷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崇祿大夫  
 檢校太尉使持節懷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貳佰戶王  
 公墓誌銘 并序

嗣子正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兼秘書  
 監上柱國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  
 封壹佰陸拾戶賜紫金魚袋 綱 撰

綱恭聞學富乎盛文志惇乎盛德器成乎盛業身享乎  
 盛名其來也際熙辰據偉量步驟華涂贊襄丕御昭然

煥然 君善稱而臣功著其往也胎懿範藹清芬嗚咽  
 良史繇聯景彝廣矣大矣動閱高而慶嗣長蓋知乎世  
 挺其人時推厥美者哉則見之於我 亡考太師矣謹按  
 家譜其先耶那人也奕葉居燕號為著族輪菌建 本  
 大枝繁浩 洪河流長派遠父之曾祖諱嗣不仕而歿  
 祖諱讓燕京染院使烈考諱英燕京染院使爵秩庸行  
 銘備具存廟宗駢更不復錄父公 霑新  
 聖宗皇帝之賜字也體貌杰秀襟靈坦夷履行可以律  
 時文章可以華國好於為善樂在知書馬氏五常 最  
 良之舉 堂十哲有親與之稱性生真於純慈志幼聞  
 於奇聞以開泰七年登進士第釋褐授書省校書郎次  
 除營州軍事判 評理宥地試難 宜充樞密院  
 令史太平五年遷吏房令史權主事進士隸院職自父  
 之始也七年出為武定軍節度 當年 宜召授都  
 官員外郎充史館修撰與故翰林學士承旨陳公遜同  
 典是職左言右動直筆而記使 聖代圖 同  
 風或衍譎高張 宸題頒諭承命擲藻多中旨焉兼權  
 大理少卿次改除析津判官時幽薊民饑寇盜繁滋獄  
 賦 蠲極憲寬恤為念士人推之次授彰國軍節  
 度副使玉帳參謀金城流頌前后兩督離務膏奮無間  
 常調之外 重熙五棟 今主上眷燕民之  
 系望法取親幸父以動蘊饒羨求賞來觀屬以綱御帝  
 唱第非常遭退幾微之務久難乎 授父公樞密副  
 都承旨加衛尉少卿未幾旬浹滯稠重超授都承旨夏  
 州觀察使妣夫人冠帔邑號并而授之噫父子 榮室  
 家威慶鄉閭改觀朝野欽風公此歲之閉總斯劇要以  
 忠貞為己任以慎密含天憲私庭沐願溫樹以寧論  
 敵 修奉使華而惟謹六年充賀南朝正旦副使勞  
 旋復職數月以本官知順州軍州事下車求瘼來喜與  
 謳解印合符去 望 國朝念析津之壤邇在浚之

郊兵戎冠天下之雄與賦當域中之半跨浩穰於三輔  
 據會要於萬邦形勝之方非 處乃命 儲兩尹綰  
 留權脊棟全能使膺筮蒞加給事中知副留守事關  
 夕拜錦里畫行棠訟贊清芝恩薦被改授 行宮都  
 部署司事知詳覆院事 堯旌探善唐敷收賢當選備  
 宗付以文柄奉 詔與故駱駝常侍張公溫考試析津  
 門無私請路辟至公鏡清而妍醜分衡正而位昂絕  
 方膺 朝獎俄遭家艱丁母憂公之先母李氏盛年蜜  
 浙羅親仇氏 崇覺行落發為尼公伏臘給供既豐且  
 映痛其淪謝哀至乎慟齊縵被體金革奪情起復前職  
 又以失儷纏悲悼亡軫 夫人李氏貞柔迪岳慈順凝  
 猷善積有餘年曷不永父願違偕老恨匪同涂願鬱影  
 以雖孤善蚤羽而且盛十四年知涿州軍州事一 樞五  
 袴鑾督允之民熙十乘雙旌董巫巫之戎肅超授廣德  
 軍節度使父公素重佛乘淡於權利嘗曰徒以翰墨  
 茲節鉞顧器名之頗重念齡等之已高服與兼充子孫  
 俱顯政之不致事復何求私懇然深 朝論未允喜載  
 移鎮奉 節度使方新視理遠遼及爪邇後於金臺  
 私第終日燕居其心晏如也自夫人疾歿迨越十稔繼  
 室無從杜門不仕惟 偕定善交研達性相之宗薰  
 練戒慧之體閑年看法華經千三百餘部每日持陀羅  
 尼數十本全藏教部讀覽未竟 財則歡喜佈施聞  
 勝利則精進修行由至辛勅恙生膜理胡上池而無驗  
 倏戒怒以興嗟無何於重熙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初夜禮誦云畢更衣定後有常痛寐少頃視之風眩微  
 作如眠如酪無苦無惱嫻屬省侍之際聖咒呪護之間  
 神色不渝奄然而謝次夕薨於本第之正寢享年六十  
 有五嗚呼哀哉任裾聞之而揮涕鄰杵 之而輟香龜  
 筮涓臧歲月書吉 車哈貝豐約中規即以其年四月

二十二日辛卯乙時啓故夫人之塋域從合耐焉禮也  
 父昆季五人父即長也次唯善在班祇候早逝次清西  
 頭供奉官次滋登進士第右司郎中史館修撰次潤析  
 津府文學泰陸威敦廉能文著有子二人皆進士登第長曰  
 紀上京留守推官次曰綱前任翰林學士見任尚書兵  
 部侍郎兼秘書監或政事忝賓筵之畫或辭筆 翰苑  
 之瑩且非韋氏雙珠俱味特達之價敢類荀家二玉素  
 微溫潤之稱閑閱夙繼於友和器宇終圖於遠大自聞  
 凶訃益竭孝誠見星而行望鄉而哭仰昊天無答棘  
 痛何深傷遠日之有期荼毒是切有女三人長法微講  
 大小乘經律次適度支判官鄭濤次崇嶽亦講大小乘  
 經律更有一兒一女俱幼亡不齒孫男二人長曰齊荀次  
 曰順孫綱之子次曰麟哥紀子孫女七人遇哥晉哥詔哥  
 綱女次曰都哥紀女次曰計相貢哥綱女次曰上哥紀女  
 重孫一人小名曾孫長孫齊荀子此皆繁父公之餘祜承  
 父公之陰德子氏高門之貴戚孫有後之征莫之與  
 京於斯為盛於戲父公之德行父公之文學父公之政  
 事父公之識度咸臻其妙人曠 倫臨事而至直至平  
 行已而無玷無咎誠為長者其實吉人人才逾耳順之年  
 遽達身退之道宜膺福善奚謂殫良子產 愛動  
 宣盡之泣陳寔既及高行見蔡營之銘今諸孤等方在  
 哀迷思求論諷謂綱曰若以編修行狀請託詞人況據  
 周禮如浮而取議汝雖居喪制不合文言奈  
 庭訓久親家猷備悉宜恭誌於盛烈俾垂信於大年可  
 謂孝乎實為 難遵禮讓少抒哀情擗管揮涕強  
 寫帖瞻之思攻瓊德庶過陵易之期銘曰  
 才大撥科 德高履位 芳揚閭閻 輝映圖史  
 一門遭遇 兩朝任使 居 制

子孫永昌 功名已遂 盡孝盡忠 知足知止

誦重釋閔 燕居私第 戒肅勉心 保〇虧理

〇〇〇〇 人生到此 靈龜告臧 青鳥兆利

鹵簿紛襲 笳蕭鼓吹 遠日增懷 號天幾怛

日兒日女 或兄或弟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感疾終兮問何辰 重熙年兮癸巳歲

啓附葬兮在何原 太原鄉兮萬合里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聲嗷咽兮桑乾水

玄堂一閉兮松檟蕭蕭 亘代縣齡兮芳猷不墜

大契丹國重熙貳拾貳年歲次癸巳四月庚午

朔貳拾貳日辛卯乙時記

【龍按：此據前引的「近報」之「附錄」(一) 所有者輯校。我雖已將原作之「簡化」及其

誤印字，儘量勉力加以改、正、但對於其中 的某些「闕」字，並已予以補填，譬如：重

熙五樸，原本作〇熙五樸；夫人李氏，原本 作〇人李氏；知涿州軍州事，原本作知涿州

〇州事。同時，「近報」所謂該「誌文」合 「計二一五」字，若此數字無訛，則「附

錄」(一)所印出者，殆有脫漏。至於每行原本 有字若干及其確以何字終行，只因「附錄」

(一)並未說明，是故我亦無法憑空推斷。】

七、董庠妻張氏墓誌銘

清河縣君墓誌銘 并引

朝請大夫守司農少卿權中京內省使騎

都尉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一百戶賜紫金

魚袋韓詵撰

縣君清河張氏者漢留侯之裔焉遠相晉朝號博物君

子洎匡唐室爲書閣功臣皆大著於勳能悉彌光於簡

冊珪璋絳冕無墜於一門厥後本大枝繁遷徙無定迺

改家於析水之分曾祖諱嗣燕京控鶴都指揮使祖諱

胤貞并陰真淡物善善及後列考諱保庸授學錄少卿知

儒州軍州事掇科殊極士服游夏之才庀職專城民樂

龔黃之政慶洽來裔世有其人男二長曰檢授文林郎

秘書省校書郎守金原縣令次曰援授禮賓使西京管內

都商稅點檢字撫編珉頗開幹濟督臨繁務治政羨餘

女則清河縣君也稟柔成性蘊粹含章幼從姆教則教

無不臻長習嬪儀則儀無不整本關鳩之詠淑稱詩述

取鳴鳳之占蘇麟孤高莫測舉進士第授著作佐郎累

直紹倫天上麒麟孤高莫測舉進士第授著作佐郎累

遷朝散大夫守殿中少監知惠州軍州事賜紫金魚袋

方深爵陰之榮雅稱魚軒之貴本期偕老不憶中殲大

遼紀號大安三年秋七月二十九日寢疾卒於中京留

臺前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三即以當年冬十月歸祔於

燕京宛平縣南劉里從先塋禮也男四長曰純孝次曰

純懿次曰監孫次曰吉孫女一端正適殿試進士劉嗣

卿頓失罔極之惠翕增何恃之哀孫男三應璋建哥保

靜淑孫女五三喜迎璋省哥落髮爲尼足哥息哥在幼

感慟泣尤深戀戀不已縣君以孝敬奉乎宗祀以慈惠

睦於閨門家道公方悉能內助何福善無應其若是哉

詵久在官游困於詞筆以舊分見托迺爲銘曰

幼在中閨 徽柔有儀 長孀外室 貞順秉彝

鳴鳳占蘇兮合於左傳 關鳩詠淑兮叶於周詩

上極孝敬 下盡嚴慈 何福善兮無應

何壽限兮難移 闕佳城兮局幽隴

日慘慘兮風淒淒

【龍按：此據前引的「近報」之「附錄」(一) 所有者輯校。同時，我並已將原作之「簡化」

及其誤印字，儘量勉力加以改、正、】

八、董庠減罪、生天真言刻石

故保靜軍節度使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

傅兼御史中丞董 庠

維壽昌三年歲次丁丑六月癸未朔

十四日丙申乙時 記

減罪真言曰

噫引 三去牟尼 娑縛二賀引

智炬如來破地獄真言

曩謨阿囉吒合悉底喃三摩也合三母駄

故微喃唵良齒合曩唵婆踰哩提哩呬

生天真言曰



隨引 侶尼□娶 賀引

所有助業異政氏族具如體文故此不書

【龍按：此據前引的「近報」內附「圖四」所縮印（約1/4）之原「記」影錄。】

### 九、張世卿墓誌銘

就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的文物（月刊），第八期，總二二一號，頁三一—三九之中，載有「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博物館」鄭紹宗（執筆者）的「河北宣化遼壁畫墓發掘簡報」（自後簡稱「鄭報」）。其開端即說：

「一九七一年春，張家口市宣化區下八里村社員在村東北正山南坡平整土地時，發現仿木結構的磚砌古墓一座。……一九七四年冬開始對墓室進行發掘清理，出土各種陶瓷器、木桶、誌石等，並於墓門外面修建了永久性的保護建築，至一九七五年三月結束。」

其後，「鄭報」特別地談到：

『墓誌銘一盒：分底、蓋兩部份。誌文總計二十二行，行十四—三十七字不等。龍按：原註曰：（參看）圖一七（張世卿墓誌銘）』

該圖係原石銘文拓本之縮印，寬約一四·二厘米，高約一三·二厘米，紀錄了墓主人張世卿的卒年和生年。』

由於「鄭報」並沒有這種墓誌銘的「釋文」，所以我才謹據上述的圖一七所顯示原有銘文之字跡，勉力悉予校錄如後【龍按：為便識別原以何字

終行，我且仍用「』」號附於每行銘文的末字之下，特此說明】。

大遼歸化州故殿直張公墓誌銘并序

前燕京□□□□中散大夫守鴻臚少卿開

國子鄭 皓 撰

夫人生兩儀之間稟五行之氣清和則挺英後渾濁則產兇頑 明公殿直鍾五「行之秀王者哉不然何以心地坦表明白豁然若萬頃之陂積雪盈尺而皓方中矣其」能慕道崇儒敬佛睦族悟是知非徇義忘利不畏豪強不侮寡弱天下之善道盡「企而行豈非一代君子乎大安中民穀不登饑「死者衆 詔行郡國開發倉廩以賑「恤之 公進粟二千五百斛以助國用」

皇上喜其忠亦特授右班殿直累覃至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雲「騎尉特於郡北方百步以金募膏腴幅員三頃盡植異花百餘品迨四萬窠引水灌溉「繁茂殊絕中做大小「亭北置道院佛殿僧舍大備東有別位層樓巨堂前後東西廊「具焉以待四方賓客棲息之所隨位次第已碼於亭左此不具序每年四月二十九日」

不祚皇帝天與節度諱內外諸僧尼男女邑眾於園內建道場「晝夜具香花美饌供養齋」設以禱

上方覆露之恩特造琉璃餅五百隻自春洎秋樂日採花特設諸寺致供周年「筵僧一萬人及設粥濟貧積十數載矣誦法花經一十萬部誦誦金光明經二千部於道院長「開此經及菩薩戒請建大院一所州西塔塔一坐 高數百尺彫鏤金剛梵行佛頂高王常清淨靈「福赤 松子中誠經係真人福壽論諸雜陀羅尼舉

常印施及設諸藥自餘小善不可率言」

公諱世卿字虛白源派之出於先考舊誌弟兄六人餘皆先逝友恭之行家無異財有男一人恭謙曾隸「北樞密院勒留承應妻劉氏女五人並適於蒙族孟曰楊師民仲曰鄭甫季曰劉奉珪孫男二人長曰仲妻「耶律氏次曰三慶孫女四人重孫女二人並幼未嫁天慶六年丙申歲閏正月四日遵疾而終享年七十有「四遵令依西天荼毗禮畢得頭骨與舌宛然不灰蓋一生積善之感也是歲四月甲子朔十日癸酉「申時葬於興福七「二山之陽附於先生塋禮也 公會託後事親為書撰皓忝預華姻誠難牢「讓強為銘曰 生稟至誠 歿有大橫 垂百千載 子孫安榮一

### 後 語

說起來，就像上列的那一些文章，縱或其本身毫無殘缺，合計為數也還只有九篇。它們就在我國的書學、文學等專家的心目中，也許一概根本不能算為所謂最上乘的傑作，但我覺得，假若我們苟能費神努力將其反映的各種當年人文活動之真情，分別加以一番比較、解析的考究，那麼，我則敢說：它們縱然都極難登什麼「大雅之堂」；但無疑地很可由我們至少用以改正、補足現行「正史」記述遠代政體、官制構成的梗概，皇親、國戚生活的景象，某些屬於所謂上層社會所有漢族「高級知識分子」生平事迹大要：等方面之差錯及遺漏！職是之故，其對我們去求加深認識與瞭解，進而分行闡明與宣演遠代文化的流變情況，不僅確有莫大的幫助，且其一字一句、一行一段，都可作為我們做到新的闡明與宣演之大好佐證。

六五、一一、二七、於法國遠東學院。